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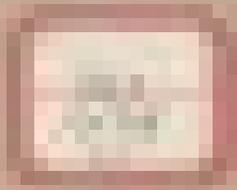
晉
記

卷二十七之卷二十九

列傳



卷之二



晉記卷二十四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劉琨 祖逖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散騎常侍父蕃光祿大夫兄輿字慶孫琨少儁朗與范陽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引致賓客飲酒賦詩賈謐召諸名士號魯公二十四友琨兄弟俱在其閒趙王倫執政以琨爲從事中郎三王之討倫也琨以冠軍將軍距義師於黃橋大敗而還倫誅齊

王冏以琨父兄有當世名。宥之。拜輿爲中書郎。琨爲
尙書左丞。冏死。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琨爲司馬。惠帝
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車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
豫州刺史。而河閒王顥檄劉喬攻虓於許昌。矯詔能
殺琨兄弟者。封三千戶侯。賜絹五千匹。琨與汝南太
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兄弟與虓奔河
北。劉喬執琨父母。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迎虓。虓領
冀州。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使琨乞師於幽州。
王浚得突騎八百人。琨遂與虓濟河。破東平王楸於
廩丘。南走劉喬。迎父母。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迎

車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范陽王薨。東海王召琨。兄輿將用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輿至。越疑而不果。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當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大喜。卽以爲左長史。封定襄侯。越總朝政。輿爲上佐。越府中賓客滿座。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凡百千。輿命議如流。酬對款備。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時人服其能。然輿好色。薄行。琨不修小節。而慷慨多大志。及越任輿。輿頗作威福。琨不樂在京師。因輿說越。求自效。永嘉元年。拜琨

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荒饑百姓隨騰南徙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梗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存者饑羸無人色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立市獄寇盜互侵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而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在官未期流人復聚劉淵在離石去晉陽三百里琨密遣離閒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徙居蒲子父蕃自洛赴之奔迸者多歸於琨然琨雖善於撫懷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性素奢豪嗜聲色

河南徐潤以音律遊於貴勢。琨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干預軍政，護軍令狐盛諫。琨不納。初，單于猗宅敗，東嬴公琨表宅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而王浚以琨侵已地，數擊琨。琨不能抗。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怒殺之。琨母郭氏曰：「汝不能宏經略，御豪傑，專欲除勝已者，當何以濟？」如是禍必及我。對之流涕。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劉聰大喜，屬上黨太守襲醇叛晉，雁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禦之。聰以泥爲鄉導，遣子粲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出降。琨父母竝遇害。琨乃以子

遵爲質。引猗盧兵擊粲。漢兵大敗。琨乘勝追之。斬其將邢延、劉儒、劉豐、簡金、張平等三千餘級。伏屍數百里。遂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固請進軍。猗盧以漢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畱其將箕澹、段繁戍晉陽。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懷傷夷。移居陽邑城。招集亡散。謂參佐曰：「天子幽辱宗廟。毀蕩此萬代之恥也。聰勒不梟。吾死不瞑矣。」建興三年。拜爲司空。與猗盧期伐漢。旣而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者。衆皆附。

之。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歸琨。琨大喜。率數百騎親撫於平城。由是復振。四年十一月。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告急。琨欲救之。箕澹諫曰。不可。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公恩信。難以法御也。且吾聞石勒善戰。我衆新合。以新合之衆。遇獷疾之寇。萬一不利。則大事去矣。琨曰。吾久誓滅羯。奈衆寡。今得公等相助。是天欲亡勒也。何不可乎。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繼。後未至樂平。數十里。勒先據險害。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州大震。尋大旱。長史李宏叛。琨窮蹙。不能復守。初。幽州刺史。

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同獎王室因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時長安失守中原無主琅邪王承制江左琨使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征鎮俱集襄國討勒琨匹磾進屯固安匹磾兄疾陸眷等皆從之而石勒厚賂匹磾從弟末杯末杯阻之不進遂還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贈以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太興元年春疾陸眷死匹磾奔喪琨使子羣送之末杯襲擊匹磾執羣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襲匹磾密使使齎羣書請琨爲內

應爲匹磾邏騎所得。琨時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琨曰：「僕與公同盟。恥國讎之不雪。終不以羣故負公。」匹磾曰：「意本不疑公。是以白公耳。將聽還屯。」其仲弟叔軍諫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如有奉琨而起。吾族殲矣。」匹磾遂畱琨。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弗雪。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敵壘。謀未果。爲匹磾所畱。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

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
門賴畱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霸主。安
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
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功業未及建。夕
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
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
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
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謔。謔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而
已。琨被畱經月。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
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密謀襲匹磾。推琨爲

主或以告匹磾。匹磾乃執據等悉誅之。會王敦陰使匹磾殺琨。匹磾亦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琨初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欲殺我也。因歔歔不自勝。匹磾遣使縊之。時年四十八。琨兄輿。永嘉末。以指疽卒於洛陽。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朝廷聞琨死。以段氏尙彊。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及太子中庶子溫嶠。上疏理琨。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未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氣有縱橫之才。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意氣
相期如此。在晉陽。虜騎圍之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
乘月登樓。清嘯虜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虜
遂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并棄圍而走。
琨子羣與子演。演弟啓。啓弟述。演拜都督後將軍。假
節。後石虎圍演於廩丘。被殺。羣及啓述與中郎盧諶
等。竝陷末杯中。後石虎滅遼西。羣仕至中書令。竟死。
石氏穆帝時。啓述歸國。朝廷拜啓前將軍。述驍騎將
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竝開爽。有才幹。逖姓豁蕩。年十四五。尙未知書。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尙。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於貧乏者。後乃博覽書記。涉古今。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中山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竝有英氣。知天下將亂。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竝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大司馬掾。

累遷太子中舍人。從惠帝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
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以
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永嘉中，天下大
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
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衆推逖爲行主。
行達泗口，琅邪王逆用爲徐州刺史，尋拜軍諮祭酒。
居於京口。時揚州大饑，逖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或
攻剽富室，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然以社稷傾
覆，常懷恢復之志。說琅邪王曰：「晉室之亂，非上暴而
下叛也。由藩戚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匈奴乘隙，毒流

華夏。今遺黎被殘酷。人懷憤怒。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馳驅效命。郡國豪傑必因風向往。誰謂國恥不可雪者。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仍將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逖起冶於江陰。召募得二千餘人。張平樊雅者。流人也。在譙爲塢主。北中郎將劉演署平豫州刺史。雅譙郡太守。逖進屯蘆州。遣參軍殷乂使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此可廐也。見大鑊曰。此可鑄鐵器也。平曰。此乃帝王鑊。天